

阅读随笔

我们总是在不经意中与音乐相逢

——读《人为何需要音乐》有感

□无端

“人为何需要音乐？”这是一个看似不难回答的问题，可真要回答起来，却会令人不知从何说起。音乐是艺术，音乐是将那些人类难以用语言文字来描绘、形体动作来演绎的内容进行抒发、表达的载体。但音乐不是自然现象，它是人类的制造物，是一种文化产物；当然，也是一种人工技术……上述内容大抵能比较简洁明晰地解释出音乐的某些特质。不过，英国的尼古拉斯·库克先生，突破了音乐技术性的特点，从宏观角度出发，结合文化、社会、政治等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因素，阐释了音乐在我们身处的时代环境、个体环境、心灵环境中发生的微妙作用。

作为一个西方的作家，看得出库克是尽量在让自己的音乐视野得到拉伸，思考维度得到拓展。他用文化散文式的书写，让《人为什么需要音乐》更加贴近普通音乐欣赏者的理解视角。他提到了乐器的重要性，提到了人类很早就意识到要用乐谱对音乐加以保存。五线谱记谱法就是将流逝的旋律，通过一系列在页面上从左往右的符号来代表。纸张的长期保存其实是将音乐存档了。譬如在一千多年前的欧洲，教宗为了在宗教仪式中加强管理，用一种名为“纽姆”的符号记下了僧侣们对圣咏的深刻印象。而中国的古琴谱，则是巧妙地用汉字来指定演奏者应当如何拨弄琴弦：里面包括音乐的衔接，音色的把握以及像揉弦等专业技术内容，可以说充满了令今人深感佩服的精深智慧。

《人为何需要音乐》解答了一些问题，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是提出了一些音乐现象，供读者思考。在写到著名音乐家贝多芬时，作者坦言：据不少可靠的资料记载，贝多芬的创作离不开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在纸面上写曲谱，这种行为被一些专家视为是贝多芬“音乐意识的延伸”。这也就解释为何贝多芬在几近失聪的情况下，还能写出很多名曲。笔者觉得音乐大师的创作方法貌似神奇，其实和我们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成竹在胸”的艺术教诲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有具备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创作者才能仅凭头脑中的想象完成杰作。至于弹奏出来还是描绘出来，只是一个“产出”的行为差异而已。而天才，也都是以超常的勤奋打底的。

那么音乐属于谁呢？有人会高喊：属于人民！这自然没错。但《人为何需要音乐》里的这一提问针对的是具体音乐作品的归属权问题。现在一首歌曲，谁将它唱红了，一定程度上，这首歌就是其代表作。而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致认为：相对于歌唱者、弹奏者这些“表演者”，音乐的真正作者是“作曲”。这种观念如今也在“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时代进程中渐渐瓦解。在一个趋于娱乐化的环境中，艺术和娱乐之间畅通无阻。

二度创作、三度创作层出不穷，经典作品在进入公共场域后，很少有人会去追究这部作品的原创是谁，他们关注的是音乐和人类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强烈联系。

音乐确实在不断起变化。从前的音乐，尤其中国的古乐是陶冶情操、怡情养性的，更为高雅的表现是如钟子期、俞伯牙那样，用来识别“高山流水”的知音的。而西方呢，19世纪时，贵族们就在音乐厅里听歌剧、交响乐了，音乐在其间发挥着一定的社交作用。20世纪，收音机、留声机让音乐“飞入寻常百姓家”。21世纪，我们戴上了优质的降噪耳机，音乐成为了内心独白式的沉浸体验。音乐也成为了消费方式的一种，没有人可以忽略音乐，我们总是在不经意中与之相逢。同时，数字音乐的技术变革也很快到来——对数据的储存就是对音乐的收藏。不管你将这些数据拷贝多少遍，“数不变，则音不变”。

音乐是美好的，也是奇异的。聆听音乐是为了感悟音乐，享受音乐。读《人为何需要音乐》，能让读者了解到很多关于音乐的知识。理解了这些知识，我们可以更为自信地成为音乐的主人，而不是一面自诩为音乐爱好者，一面却懵懂茫然地处于一片混沌当中。

（《人为何需要音乐》红旗出版社 2023年1月版）

书市扫描



《在故宫看见中国史》
作者：祝勇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作者无数次走进故宫、体悟故宫，他的认知在发生奇妙变化，逐渐认识到，故宫不只是封建帝制的大本营，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它凝聚了我们民族对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昆仑海》
作者：海飞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这是古装版的谍战小说。明万历三十五年春分，锦衣卫小北斗门掌门昆仑，前往台州与暗桩接头。不料一场大火导致任务失败，失去方向的昆仑惨遭算，被剥夺了参与任务的资格。迷雾散去，更多不堪的真相如海水汹涌而来，让昆仑濒临窒息……



《妙笔缘来》
作者：郑培凯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本书是一本文化散文集，收录的文章分为四辑：谈茶艺、瓷器与旅游；谈童年、读书与创作；谈书画、园林与佛像；谈人物、历史与文学。作者一字一句记录生活的况味，文字温润柔和，感情真挚细腻，读来香气清扬，余味无穷。

励开刚/文

过眼录

邀一杯清风细雨共读书

□潘玉毅

《枕草子》是一个相识十五年的朋友送我的。初得此书，我并未识得它的价值，只联想到儿时可吃的草子。

草子是旧时乡间常见的一种植物，可以做菜吃，谷雨前后花开时，多呈紫色或绛红色，故又名紫云英、红花草。因其体态轻盈，随风而动，像古时女子头上的步摇，因此还有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叫“翘摇”。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书名的时候，最先作怪的是肚里的馋虫，继而是视觉的飨享。后来翻阅前人的笔记，方知草子在日文中专指草纸或册子，常被用来借代用假名写作的随笔、散文或民间故事。而《枕草子》则是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的著作，与《源氏物语》并称为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学双璧。

我手上的这册《枕草子》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的译本，听说另有一个林文月的译本，看上去还要古雅一些。对于周作人“不爱惜羽毛”的为人我素来不敢恭维，但他的文章确实是好

的。他的翻译作品亦深深地烙着他的行文风格，冲淡平易是其最大的特色。

《枕草子》全书共十二卷三百零五段，以“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开始，以一段关于清少纳言的介绍结束。可以说，除了时代的语境不同，全书没有特别晦涩难懂的地方。它亦不像一般著作那样急于解释创作的背景、目的和中心思想，你少看一篇两篇，对全书的理解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书中写四时、写花鸟、写人、写风俗，娓娓道来，清新可读，好似长者同晚辈讲故事，好似邻家小妹同隔壁的大哥哥讲她每日里的见闻。

譬如讲到懊恨，她说：“懊恨的事是，这边做了给人的歌，或者是人家做了歌给它送去的返歌，在写好了之后，才想到有一两个字要订正的。缝急着等用的衣服的时候，好容易缝成功了，抽出针来看时，原来线的尾巴没有打结，又或者将衣服翻转缝了。”譬如讲到高雅，她说：“淡紫色的衬衣，外面

着了白裘的汗衫的人。小鸭子。刨冰放进甘葛，盛在新的金碗里。水晶的数珠。藤花。梅花上落雪积满了。非常美丽的小儿在吃着覆盆子，这些都是高雅的。”将这些清淡的语言放在嘴里细细咂摸，当真是弦外无音，味中有味。

从内容来讲，此书当属于宫廷笔记一类，但它并没有刻意求新求异的意思，语出恬然，记录些寻常见闻，无非是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笔触表达着对自然与人生的感悟以及自己明快自由的生活态度，字里行间有一种淡淡的满足。这种风格对有猎奇心理的人不具备吸引力，然而赋闲可读，读之有味，亦甚好！

从个人的读书感受而言，这本书更适合挑一个雨天来读。这雨不需要很大，被风吹得动更好；这雨亦不是旁观者，而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素心人。在雨天，得闲时，呷一口茶，慢慢品尝。读书，亦是读人生。